

人世間

风雪逛海人

陈文念

逛海，是生活在海边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字眼，是大多数人都熟悉的老行当。

逛海，望文生义，就是闲游、游览大海，但在海边长大的人面前，你这样说就大错特错了。海边人可没有那么浪漫，他们对身边的大海也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所谓的逛海人，就是趁恶劣的天气赶到海边，从大海里寻觅各种物资和海产品的人。尤其是大风过后和凛冽的冬季，一批批逛海人闻令而动，会准时出现在家乡的大海边。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常住姥爷家。姥爷家住在海边，头枕大海夜听涛，天蓝蓝海蓝蓝，但那个年代生活不富裕，物资极度匮乏，日子过得很艰难。每次遇到坏天气，海边的人总想从大海里捡到一些废弃的东西和海产品，来补贴比较拮据的生活。

在我的印象里，姥爷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逛海人。每到冬季风雪冒烟，寒风呼啸，姥爷就格外惊醒，觉也睡得少了，好像有心事似的，不停地朝窗外望望，和平时比如同换了一个人。

凌晨四五点钟，窗外黑乎乎一片，姥爷点上小煤油灯，起身穿好衣服，坐在炕头上，端起尺余长的烟袋，“吧嗒吧嗒”抽完烟，借着微弱的灯光，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姥爷要去逛海了。越是这样恶劣的天气，姥爷越要走出家门，与风雪拥抱，与大海相伴，去捡回大海潮上来的那些他眼中的宝贝。

离家前，姥爷穿上一件僵硬的破旧棉袄，紧了紧束在腰间的麻绳，戴上一顶棉帽子，脚上穿一双水靴，携带逛海的工具，走出家门，冲进夜色茫茫的暴风雪里。

寒风呜呜地吼叫着，雪片像扯破了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越下越大。地面上全是雪，路被盖住了，村舍好像穿上了白色的盛装。那年头的雪比现在下得大，脚踩上去就能陷进半尺深。风在空中怒吼，大海凄厉的咆哮声与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个音乐刺激着人们的耳朵，好像在警告：风雪会长久地管制着世界。黑暗的天空与雪打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

此时的姥爷就像是“龙王让我来逛海了”，不留下一点空隙和盲区，他沿着村里的海岸东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西边，再从西边寻觅到东边，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仔细寻觅着脚下，捡拾海里的木头、树干、绳头、网具、鱼虾、贝类等。

凛冽的西北风，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姥爷的脸上来回舞动，同时也吹透了他单薄的棉袄，身体瑟瑟发抖，手指僵硬，不听使唤，难以弯曲自如。脚下疯狂的海浪一浪盖过一浪，向岸边发起攻击，走在海岸边，一不小心海水便灌进鞋里，被冰凉的海水浸泡着，脚都木了。然而，姥爷不管这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家。他没有丝毫退缩，为了拿到那个他盯梢了很久的玻璃球或塑料泡子，不顾一切，走到风起浪涌的大海里……

那时我年少不懂事，每次看到姥爷捡回的鱼、海参等海产品，只顾美美地享用，哪里知道姥爷捡回的这些海产品，是经受了刺骨的寒冷、甚至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姥爷的逛海生涯，整整伴随着他的一生。风雪中逛海虽然辛苦，也发不了大财，但总能在那个时代让一家老少吃上点好东西。姥爷说，捡回的木板、竹竿够烧一个冬天，省草又暖炕，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能过一个暖和的冬季。

有时候，风雪和海浪也会互生“情愫”，拱手送给姥爷“大礼”，令姥爷兴奋不已。如今想来，也算是遇到了海里“掉馅饼”的美事。

那是一个朔风凛凛、大雪纷飞的凌晨，姥爷一如既往地逛海。他来到海边，大海咆哮，雪花飞舞。姥爷沿着海岸像往常一样地行走着、搜寻着。突然一团黑乎乎的影子挡住了路，只觉得脚下软乎乎的，仔细一瞧，是一堆被海浪卷上来的厚厚的海草。

凭着长年逛海的经验，姥爷认为海草里肯定藏着被海浪打上来的鱼、海参等海产品。姥爷停下脚步，蹲下身子，扒拉着海草。翻着翻着，突然抓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拿起来一看竟是滚圆的海参。姥爷喜上眉梢，继续往下翻，一窝海参就藏在海草下面，每只海参都光秃秃的，一根刺儿也没有，这些野生的海参，因为长时间被海浪冲击，身上的刺儿都磨平了。

姥爷捡回两篓子海参，兴高采烈地挑回家，大人小孩管够吃。如果放在现在，那值多少钱啊。那时海边的人不珍惜海参，就像我们如今吃大白菜一样，每次赶海捡回来的海参都当饭吃掉了。

往事历历在目，如今姥爷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我也考学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幸运的是，我居住的小城蓬莱，是个有海的城市，我家与大海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我几乎每天去逛海，不过我的逛海和姥爷那时的逛海大相径庭，有天壤之别。姥爷是物质上的逛海人，苦难中的逛海人，我是精神层面上的逛海人，精神财富上的逛海人，追求风雪中大海美轮美奂的景致，在我眼中，冬天的大海是海岛人最美的画，我是新时代的逛海人。

冬天，无论下不下雪，有没有大风，有没有远航的船，我一定要到海边走走，去看看寂寞的海、狂暴的海，看看海鸥飞翔，看见海鸥就像与久别的朋友相逢。虽然冬日海边的人寥寥无几，但大海在孤独中并不感到寂寞，它好像知道我是它的伙伴。每次都能看到海里有潮上来的塑料泡子，我不会去捡，只是尽情地领略大海的容颜和感悟它博大的胸怀。

相对于春夏秋冬之海，其实我更喜欢冬季的大海。乡贤散文大家杨朔笔下镜儿似的海面，霎时涌起了无数的浪，一浪催着一浪疯狂地追逐撞击，激荡起百尺潮头飞沫。雪中的大海天茫茫、海茫茫、雪茫茫，一片冰封白色的世界！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只能看见一片银色，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用银子装饰而成的。冰雪中舞动的海鸥，多像一群快乐的朋友啊，它们用矫健的身姿舞蹈，在狂风暴雨里带给了我一份愉悦的心情，让我的思绪，携着漫天的雪花在空中飘过，那一刻的愉悦，让我感觉自己已幻化成了一只舞动的精灵，和这些快乐的海鸥一同在大海上迎着风雪舞蹈，前行！

诗歌港

烟台，
天地如此静穆
(外一首)

陈中远

今日冬至
蒙蒙的细雪飘落
常绿的乔木树干裹着稻草裙
黑亮的叶片安静，如婴儿般沉酣
天空有些倦怠
披散着灰白的发丝
两只雁一前一后，伴着
远寺和缓的钟声
向南飞

我在山涧驻足聆听鹿呦呦
高清镜头咔嚓抓拍欣喜
梅树柔韧的枝条上，趴伏
红玛瑙般的小蓓蕾

希望
在每一秒被允许萌芽与绽放
我们当深深感恩于天地的
静穆与悲悯

城市美容师

城市进入甜甜的梦乡
一团团荧光黄还在夜的深处穿梭
雪花覆盖的大地啊
要扫出街道来
陡滑的坡道还要撒上沙子或盐巴

风吹雨打的四季里
他们如夸父逐日
一直奔跑在追赶时间的路上
她们习惯了晚睡早起
他们习惯了负重前行
习惯了风里来雨里去
饥一顿饱一顿
热一顿凉一顿

初心滚烫，誓言无声
他们从来没有抱怨的话语
她们的想法简单朴实——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岁月的刻刀将这个群体雕塑
自带光芒无需镀金
一群披星戴月的人啊
还大地清洁
也为我们点亮心灵的灯盏
擦亮头顶的星辰

扫雪

奋飞

环卫工身穿黄衣
挥帚舞锹分外忙
寒冬扫雪热汗淌
清洁城市巧梳妆

小伙驾驶大铲车
如开坦克奔战场
随下随清攻势忙
马路广场一扫光

广场阔，道路长
清除积雪没商量
有人问候早上好
是刚起床的朝阳

做一个
追光的人

嵇维林

遥望星辰，低头吟雪。一瞬间已近年底，心中所有的不舍，似逝去的时光，像奔腾澎湃的急流，一去不返。

由于单位体制改革，我内退已经4个月了，蓦然回首，脑海中想到最多的一个名词是：感恩。一路走来，敢于做一个追光的人，也期待有一天光芒万丈。

近30年的职业生涯，像一朵浪花，不断地在我眼前回放。曾记得，关关难过关关过，在地表百米下的深处，我受到各个岗位工种的锻造、打磨，从采煤工、机电工，到维修工、皮带工……都说煤矿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却非常珍惜给我生存、生活和人生发展的这个平台。我忘不了十多年井下的工作经历，苦过、累过，也曾忘情地用酒精麻醉过自己，但我始终坚信，只要乐观通达，即使短暂的黯淡，迟早会再次发光。

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过：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我偶尔为工区搞点小创作、投发稿件，得到了所在支部书记的赏识，得到矿领导的层层选用。我依稀记得《20年前的那本书》刊发在报纸杂志上，它为我点燃了梦想。

三十而立，经过井下十多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我有幸成为工区的文职办事员。虽然我的文字功底比较薄弱，但我没有轻言放弃。心之所向，行之所往。在恩师的指点、领导的信任、同事的支持下，我元气满满，一路前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迎刃而解。

一路走来，我学会了什么是坚强，也让我勇敢地面对挑战。因此，遇到问题时，我就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放弃，要时时注意细节，努力践行，敏事笃行，只要抓住难得的机缘，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沉淀过后，得到的是收获。我感恩遇见的领导、同事们，你们都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回望内退以前的工作，曾经展开拳脚，冲劲满满，那是一种厚厚的幸福，有时也曾陷入苦恼，手足无措。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得出的结论就是积极面对，总有解决的办法。

时间，总会把最好的一面留到最后。昨日之忙碌，今日之浅谈。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一个都不会少，熬过去、跨过去，就是重生。

如今的我，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抬头看天，是一片蔚蓝，低头微笑，是在心里种花，更能香溢满园。因为有之前的努力进取，有之前的成败进退，有之前不平凡的煤矿故事，我将始终敞开心扉，勇于破浪前行。